



真情

王宏斌

又是一年秋风起，又是一年相思季。村里的大伯大婶、哥哥嫂嫂张罗着收玉米、种小麦，从村西头到村东头，满是丰收的喜悦。这份农村人特有的幸福，深深根植于我的童年、少年，乃至后来为人夫、为人父的岁月里。

这份寻常的秋日欢喜，却从2010年起多了层思念。那年中秋节的前两天，92岁高龄的祖父在经历了久病折磨后，撒手人寰。此后每年的秋天，丰收的热闹里有了份不一样的牵挂。

孩提时，祖父很忙，总是一脸严肃，家里七八个孙子、孙女都怕他。他咳嗽一声，我们就会瞬间紧张起来。现在想来，也许正是这份严肃，让我从小多了份敬畏和谨慎，后来的人生里少走了不少弯路，抵制了不少工作之外的诱惑，始终本本分分做好该做的事。

待我稍大些，祖父常把我带在身边下地干活。无论是五黄六月割麦子，还是暑热流火在玉米地除草，周末、暑假只要不下雨，我们不是在地里，就是在去地里的路上。那时的麦假、秋假哪里是放假，分明是“劳动改造”。即便到了冬天，地里没活，爷爷也会带着我翻牛粪、捡羊粪、修地堰、捡石头……祖父最常干的事情，就是到地里刨刺根，给奶奶当柴火。

和祖父相处的记忆，绝大多数与劳动相关。可正是这种单调纯粹的生活，让我身上没有丝毫“富贵病”，能忍受枯燥和艰辛，能做事持之以恒，也戒掉了可能从身上滋长的抱怨、叛逆、挑肥拣瘦等“臭毛病”。

记忆

曹飞

周末陪女儿参加英语兴趣班少儿汇演，台上孩子们稚嫩的英文对话刚起，我便哈欠连连，沉下脑袋短短数分钟就鼾声如雷。侧旁家长一指捅醒梦中人，望着周围投来的不满目光与台上女儿撅嘴的嫌弃表情，我抬手连表歉意。端坐后，思绪信马由缰，奔腾至20年前的中学时代。

上学时，我得过奖也挨过罚。若无老师引导，我大抵会随波逐流，饥则食渴则饮，得过且过，人生毫无章法。

我初中就读于芮城二中，英语成绩一塌糊涂，上课总睡得不省人事。负责“警戒”的同桌有时也被我引入梦境，两人鼾声此起彼伏，直到英语老师揪着耳朵厉声责备，才强睁迷离双目，捧着书本自觉靠后墙站立。面对我们这两个对英语“油盐不进”的学生，老师满身疲惫。一次，她指着我的课本说：“你这书还新，过了期末考试还能退。王猛，你这书退不了，全是口水！”

这位老师名叫刘应芍，还兼任班主任。从初一至初三上半学期，她在课堂上从不苟言笑，敬业认真的教育方

心语

武青山

秋，以奔放执笔
勾勒
大地饱满的情緒
每一笔都走得细腻

天，以蓝色为韵脚
鸿雁

隔辈亲

祖父的生活极有规律。他从不放纵自己，作息都按着表来。那时夏天晚上经常停电，我就和爷爷奶奶坐在村子里老城墙的土夯上纳凉。祖父摇着扇子，给我讲他能干、人缘好的爷爷，讲被日本人杀害的父亲，讲精明善良的母亲；奶奶不在身边时，还会讲他和奶奶的相识与婚事，讲家里的苦难史，讲年轻时在兰州“挺相公”的不易。

等到我上了初中，祖父也上了年纪，对我不再那么严厉，虽然依然不给我“放星期”，却多了些呵护与挂念。记得上初三那年的正月十三，学校提前放元宵节假，我骑自行车到家时，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家里还没电。爷爷奶奶见我回来，急忙转身到锅灶边，忙活着做饭。他俩的交谈里满是对我的心疼，恨不得把家里所有好吃的都搜罗出来。那个黑咕隆咚的夜晚，我吃到了这辈子最香的一顿饭。

我考上师范的那个暑假，一天和祖父干完活回家，他被路上修井的管道压断了左腿，住了很久的院。我开学那天，祖父还在住院。临别时，他拉着我的手说：“咱是村里娃，穷苦出身，去了学校要好好学习、团结同学……”那天下着瓢泼大雨，到处湿淋淋的，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祖父，说得我心里也湿漉漉的。

师范毕业后，祖父已80岁。他70岁时，就不再给村里人做席——煎炒烹炸的，岁数大了颠勺都费劲，但谁家有红白喜事，还是会去帮忙，去账房写对联、记账。他说，村里人叫了他几十年“王老师”，实在不忍心拒绝。80岁后，账房的活交给了年轻人，他就回归

20年前的英语课

式和一丝不苟的授课态度，常让走神的我自责。我也曾努力过，用一整节自习课背诵单词，可课间吃个馍便忘得一千二净。那时总认为，上帝把我学英文的窗封得死死的，看不到一丝亮光。

尽管有我这样拖后腿的，但刘老师带的班仍是公认的重点班、火箭班，还多次获评优秀班级。一次，黑板上方的荣誉奖牌突然掉落，险些砸中正讲课的老师。中午，我从家带来手电钻，以课桌坐板凳，在同学的帮助下踩上去，重新钻眼安装，顺带把其他奖牌也钉牢。刘老师得知后，狠狠表扬了我一番，那是我唯一在英语课堂上获得表扬，让13岁的我觉得世界无比美好。

“先成人，再成才”是刘老师的口头禅，她常说：“成了不了人，即便成材也是坏材。”一次课间，我埋头苦睡，英语课代表拿塑料发卡捅我，我抬头撞断发卡，她哭着告状。刘老师查明情况后，批评课代表不实事求是。忐忑的心得以平复，我们后排男生更觉得刘老师是“弱势群体”的支柱。还有次晚自习，两个高年级男生冲进教室要打人，同学们立即团结起来，挡架、报信、护人，待到刘老师赶来，两人已退。刘老

师训话：“你们做得对，朋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猎枪。以后再遇这事，稳住局面，不能胡来！”短短一席话，说得我们热血沸腾。

初三下学期，因为业绩突出，刘老师调入教育局。最后一节英语课，语文老师红着眼睛证实了传闻：“刘老师怕控制不住情绪，让我代她转达两年多的师生情谊，就不亲自告别了。”安静的教室里，女同学抽泣不断，男同学全低着头，连最调皮的同学也默不作声。

后来，我们毕业相继参加工作，一次在太原的同学聚会上，阔别多年的大家毫无隔阂，相互问候，争相模仿刘老师讲课的模样，学她丝滑流畅的英文对答与责备语气，引得满堂捧腹大笑。久违的爽朗笑声，是对懵懂学生时代的怀念，也是对已逝青春的致敬。

时隔20余年，但刘老师的谆谆教诲，一直铭记在心。

都说隔辈亲，祖父极少用言语表达，甚至在行动上对我严苛要求，但正是这份沉甸甸的亲情，经岁月沉淀后愈发珍贵，如同一坛子老酒，够我品味一生。

祖父离开15年了，他最爱吃的福同惠月饼，我和爱人每年都会买。他的谆谆教诲，我们永远记得；这份隔辈亲，是家传的财富，我们会传承下去。

师训话：“你们做得对，朋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猎枪。以后再遇这事，稳住局面，不能胡来！”短短一席话，说得我们热血沸腾。

初三下学期，因为业绩突出，刘老师调入教育局。最后一节英语课，语文老师红着眼睛证实了传闻：“刘老师怕控制不住情绪，让我代她转达两年多的师生情谊，就不亲自告别了。”安静的教室里，女同学抽泣不断，男同学全低着头，连最调皮的同学也默不作声。

原来，学生时代最恐慌的不是老师的严厉批评，而是突然失去约束与指引的放任自流。如今回想，对老师的尊敬起初或源于对教条和成绩垫底的惧怕，但更倾向于是对老师刚正无私、德艺双馨的敬重。

再后来，我们毕业相继参加工作，一次在太原的同学聚会上，阔别多年的大家毫无隔阂，相互问候，争相模仿刘老师讲课的模样，学她丝滑流畅的英文对答与责备语气，引得满堂捧腹大笑。久违的爽朗笑声，是对懵懂学生时代的怀念，也是对已逝青春的致敬。

时隔20余年，但刘老师的谆谆教诲，一直铭记在心。

品味

李刘锁

每到这个时节，家乡的田野里便盛开着洁白的韭菜花，像天上的星星点缀在葱绿的田畴，花香四溢，分外妖娆。望着这景象，思绪不由被拉回到那个纯朴快乐的青少年时代，眼前浮现出家乡碾制韭花酱的热闹场景。

我的家乡夏县，韭菜是春秋两季人们喜食的蔬菜，包包子、饺子，或与鸡蛋、尖椒蒸炒皆美味。夏天人们却不常食用，专等七月韭菜花盛开，用韭苔上洁白鲜嫩的韭菜花，配以色青如玉的辣椒，碾制成韭花酱。这一习俗从我记事起就有了，而这酱历来叫“韭花”，碾制它也成了收秋种麦前轰轰烈烈的序曲。

老村中心有个比父亲还老的石碾子，在我的记忆中，一进入农历七月，这碾子就转动起来。村民们扎堆碾韭花，从大清早能碾到月升中天。大家端着簸箕，提着竹筐，带着坛坛罐罐，排起长队，一家接一家碾制。石碾对面住着李爷爷老两口，儿子一家在外地，院里有棵粗壮的药葫芦枣树。那段日子，他家的两扇黑漆大门早就敞开了，方便大家打水洗碾子。李奶奶待人和善，穿一身黑色土布衣服，腿缠绷带，看见我们这些孩子，常常撩着一兜红绿相间的药葫芦枣，挨个分发。

碾韭花时，乡亲们相互帮衬着，倒韭菜花的、倒辣椒的、撒佐料的、推碾子的。大家有条不紊、配合默契，石碾旁整天飘着欢快的笑声，聚着浓浓的乡情。我们这些半大小子放学后，闻着空气里弥漫着的韭花味馋得流口水，从家里拿个馍跑到石碾旁叫声“娘娘婶婶”，就能讨到新鲜的韭花吃。下午放学后，孩子们早早端来一盘馍片，盼着韭花尽快碾完——因为最后一家碾完，我们就可以碾馍了。有时一家的馍片就占满了整个碾盘，有时两家各半合起来碾，总要把碾盘上残存的韭花全碾进馍里才停手。大人们把碾好的馍铲进盘子里端回家，全家人围着一大锅，吃得满头大汗，不多时便风扫落叶般见了盘底，再来一碗白开水，妥妥的一顿美味晚餐。韭花是那个年代农家的常备菜，一年四季都伴着我们。

上初中时，我一周回一次家，带的馍菜里最多的就是韭花。它是农家桌上的主菜，过节待客也占一席之地。那时，父母省吃俭用，用节省下来的白面掺粗粮做成“鸭鹊馍”，专供我们上学吃。每次返校，母亲装一布袋鸭鹊馍，再塞一瓶韭花，就是我一周的伙食。韭花的馨香混着辣椒的辛辣刺激着味蕾，即便那时馍多为粗粮制作，食欲却不减。至今，我也不觉得那时的生活有多委屈。

走入社会后，我常年外地打工，一年半载回不去。出门时，母亲总会在行李箱里装一瓶韭花，把她的爱和家乡的味道一起打包。半路遇到回家办事的老乡，我总不忘叮嘱，来时捎上一瓶韭花，犒劳下味蕾，解解嘴馋。每次从外地回来，最想吃的就是馍蘸韭花，母亲端一碟韭花，馏几个馍，我一顿能吃三四个。

时代在发展，老村的面貌也翻天覆地：雨天泥泞的老街扩成了宽阔黑亮的柏油路，泥瓦房变成了砖瓦房，村中心的石碾子也不知去向。尽管村民们的物质生活好了，但对韭花的喜爱丝毫未减。每到七八月，大家依旧备好食材，只是改去邻村的韭花加工坊，手推石碾换成了电动石磨。可碾出来的韭花，总觉得少了点传统味道。一旁已没了往昔的欢声笑语，只剩下焦急等待的乡民，唯有大家喜食韭花的那份执着不变。毋庸置疑，碾制韭花早已成了家乡人的生活习俗。

半生漂泊，足迹遍及不少省份，吃过的酱菜不在少数，但最钟爱的还是家乡的韭花。我迷恋它挑动食欲的芳香，更迷恋石碾子把故乡人的淳朴与善良碾碎揉进韭花酱香里的那份情怀。

韭花，这家乡独一无二的酱菜，是母亲的味道，是游子对家乡牵挂与留恋的代名词，更是家乡人永恒不灭的记忆。